歸震川集卷之三

崑山歸有光熙甫著　晉江張汝瑚夏鍾選

序

少傅陳公六十壽序 代

少傅松谷公以八月某日爲嶽降之辰、今隆慶之四年庚午、爲甲子一週中朝士大夫豫相戒將以其日致慶禱公聞之悉謝却不敢當而翰林諸君獨皆有詩以爲壽而請序於余公起蜀中、登進士、歷官禁近侍今天子於潛邸以經義輔導啓沃上旣正位宸極遂以舊學之臣入贊密勿爲疏以獻皆正始格心之

論至於條列天下之事詳明剴切可施於世每奏入上未嘗不虛己嘉納之其爲人忠誠悃愊人望之者不言而莫不竦然起敬日預大政於朝廷機務匡贊爲多天子端拱國家尊榮海內嚮風生民所以受其福者外廷莫得而知也今年甫及耆擬於古之大臣高年期頤東面受饋爲天子之國老者視公尚在壯盛之年正當宁之所倚毗天下之所仰望德與年而俱進如日升月恒則諸君子之壽公者非以公爲既老而實以禱公將來無疆之壽也夫壽命於天亦天下之人所可以皆得然有德而壽乃爲夫人之所願

詩古所謂壽考不忘萬壽無疆其詞悉歸於頌君子之德而已況天子之大臣澤被於天下天下誰不愛慕而欲其壽哉余讀尚書周公之所以告召公稱商之六臣以爲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夫六臣者惟其德格天而天與之壽故殷之所以配天而多歷年所以六臣之壽也康王命畢公亦云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唯時成周建無窮之業亦有無窮之聞周之諸公皆佐人主致太平同心一德是以澤被生民四方咸賴人主旣永膺多福而諸公亦享壽耇顧以余之寡德叨被知遇獲與今三四公同居論道之地自懼其力

之不逮而公之盛德固所慕愛方日孜孜以求媲同寅協恭之盛如商之六臣周之三后俱躋遐壽以助成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余亦庶幾與有賴焉是爲序

夏鍾曰殷之六臣周之三后皆天與之壽以壽國家此議極大一切蓬萊套話不能犯其筆端

顧夫人八十壽序

太保顧文康公以進士第一人歷事孝武二朝今天子由南服入繼大統恭上天地祖考嶽號定郊丘之位肇九廟饗明堂秩百神稽古禮文粲然具舉一時議禮之臣往往扳自庶僚驟登樞要而公以宿學元

老侍經幄。備顧問從容法從三十餘年。晚乃進拜內閣參與密勿。會天子南巡湖湘。恭視顯陵。付以留鑰之重。蓋上雖不遠用公。而眷注早隆矣。至於居守大事。天下安危所繫。非公莫寄也。夫人主之恩如風雨而怒如雷霆。有莫測其所以然者。士大夫遭際承藉貴勢恩寵。得至天下之士。讙不扼腕鼓踴而慕豔之及夫時移事變。有不能自必者。而後知公爲天下之全福也。公薨之後、九年、夫人宋氏、年八十。冢孫尚寶君稱慶於家、請於其舅、上舍梁君、乞一言以紀其盛、蓋夫人自笄而從公。與之偕老。壽考則又過之。公之

德順而厚○其坤之所以承乾乎○夫人之德靜而久○其恒之所以繼咸乎○故曰○天下之全福也○常以陰陽之數○論女子之致福尤難○自古婦人不得所偶○有乖人道之常者多矣○况非常之寵渥○重之以康寧壽考乎○初公爲諭德○有安人之誥○爲侍讀有宜人之誥○進宮保有一品夫人之誥○上崇孝養○冊上昭聖皇太后章聖皇太后徽號○夫人於是朝三宮○親蠶之禮○曠千載不見矣○上考古事○憲周制○舉三繅之禮○夫人陪侍翟車○煌煌乎三代之典○豈不盛哉○有光辱與公家世通姻好、自念初生之年○高大父作高立嘉慶堂○公時在

史館實爲之記所以昜我後人者深矣其後公予告家居率鄉人子弟釋菜於學宮有光亦與其間丙申之歲以計偕上春官公時以大宗伯領太子詹事拜公於第留與飲酒問鄉里故舊甚懽天暑露坐庭中酒酣樂作夜分乃散可以見太平風流宰相自惟不佞荏苒歲年德業無聞多所自媿獨於文字少知好之執筆以紀公之家慶所不辭云

夏鍾曰鋪敘太平宰相全福令妻氣味蒼然不類漢以後人筆

御史大夫潘公夫人曹氏六十壽序

上之四十年秋上海潘公以南大司寇入爲御史大

夫〇公敬歷外服〇至是一二年間〇特被顯任〇天下有以
知上意之所簡注〇其歲冬十月某日、公配曹夫人六
十之誕辰於是海邑之士、瞿君某等十有六人、與公
子允端、俱赴試南宮、遂將奉觴于公之堂、而以夫人
序見屬、有光不敢辭、惟昔周之盛時〇周公召公〇與虢
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适之徒相與弼成文武之
業〇用致世于隆平〇實基本於周南召南〇天子諸侯〇相
與成天下之化者〇如此其遠也〇而〇鵲〇巢〇之〇夫〇人〇豈〇卽〇
召〇公〇之〇配〇歟〇故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〇夫人起
家而居〇有之如鳴鳩〇乃可以配焉〇今天子敘彝倫以

建皇極。益嘗頒慈宮之訓于海內。舉北郊親蠶之禮。與內則順欽。陰教修明。始自椒寢。至風被于田野之婦人。況在位之臣。莫不宜其有家。濟濟肅雍。漸濡于王化之深者。宜乎今御史大夫之夫人。爲諸君子之所頌禱。雖比古鵲巢之夫人。其可以無媿。夫上之施澤于下。下至綦賤而止。下之歸福於上。至綦貴而止。至洽之隆。而魚藻裳裳者華之詩作。則萬物各得其所。鳥獸魚鼈皆不夭其性。故惠篤敍。無有遘自疾。萬年厭於乃德。殷乃引考。則公卿大夫其永壽考可知矣。天壽平格。則君子偕老。共事宗廟社稷可知矣。故關

雎之德○王者之風也○麟趾之應○后妃之福也○后妃之壽可知矣○鵲巢之德○諸侯之風也○騶虞之應○夫人之福也○夫人之壽可知矣○國家比隆成周仁德○下迨於鳥獸魚鼈○則天子于是亨萬年之壽○公卿皆元老耆造○德降而聞鳴鳥○其流澤及於其家○此錫極保極之明驗也○豈獨二三鄉邦之慶○固天下之慶云○

夏鍾曰美夫人耳原本於御史大夫更原本于國家大言炎炎無觴斝氣

顧夫人楊氏七十壽序

澧涇之楊為海上大族○其子弟之賢俊者○予往往于南宮識之○夫人歸于崑山為中憲大夫桴齊顧先生

之誥中憲少貴官自禁林爲御史督學京畿已而不得志出守邊郡罷歸日閉門讀書性簡伉少所當意獨於夫人爲宜去中憲之世於今二十餘年矣夫人三子皆非已出而今雍里方伯以壯年致政與仲季二君恂恂孝養子婦懽然無間如中憲在時而家勢隆盛夫人自歸顧氏爲婦爲母四十年享其福祿榮華此亦生人之難者矣今年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爲夫人七十之誕辰雍里公兄弟與內外宗黨稱觴上壽以予辱在姻末俾得而序之夫三代王者之化關雎麟趾鵲巢騶虞之世可謂盛矣然其

詩猶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實命不同。言婦人秉志壹誠以事其夫。夙興夜寐。無有懈怠。而所能得于其夫與否。蓋不敢自必。而係于命也。太史公曰。人能弘道。無如命何。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于子。非通幽明之變。烏能識之。穀梁子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故君子大受命。而世之學者以爲命非所言。要以爲所得爲者而已。不知充其所爲。以遂萬物之宜。而全天地之性。必至于命而後已。命之所不至。性之所不盡也。以夫人之賢德而使如終風之莫往莫來。悠

其我思凱風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則順婦慈母之道亦不行矣君子之樂頌人賢也樂其得所也故子所以論夫人者雖有家富貴之常而實以為順婦慈母之道行也因以識古關雎麟趾鵲巢騶虞之義以為天下之道非一人之為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所而王化成矣君子之言性命者蓋如此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敬為夫人頌焉

夏鍾曰從性命說到倫理從倫理說到治化無一語不深厚無一筆不正大穆乎雅頌之音

顧孺人六十壽序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孔子之居

卿自以爲無所毀譽於人獨其所以是是而非非者不可得而廢不惟當世之名公卿大夫至于莒人之妻泰山之婦人亦與其門人私論而志之以爲三代之民所以是是非非者如此夫豈獨春秋之義爲然余少好觀古事嘗有意於考論其世而廢置草野無史官之任然時有慕於古之作者得因事立言以著其是是非非之跡是斯民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庶幾他日有裨於史官顧孺人者太保文康公之女上舍朱君子求之配也上舍蚤世孺人守節垂四十年今年六十里中士大夫徵予文爲壽孺人以幼艾兢兢

未亡人能保其身至於六十而爲壽其亦可稱也已自予爲童子讀書盧兗州家盧氏子弟數稱上舍之才俊不幸短折而趾美於其弟少宗伯而予之從祖母實孺人之姊故知文康公夫人之事爲詳公起諸生官禁近三十餘年迨入內閣推封一品夫人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凝然獨處言笑不聞文康公是以敬之如賓而孺人之資性髣髴如其母云由是言之女子以才智自見者要非其德之美若夫沉默簡重居適意之地如夫人之受多祉及所遭之不幸如孺人之葆眞全節其於坤道之順一也當文康在館閣孺

人實依母氏居京師邸第。親見夫人朝兩宮。佐皇后親蠶。宴錫繁縟。備極榮寵。宗伯方爲黃門。家勢隆貴。而能以芬華盛麗之間。獨全純白縞素之質。於桃李艷陽之時。凛然松栢歲寒之操。視夫寒女窘婦生長澹泊之中。無所見而能不亂者。爲尤難矣。豈非余之所欲得而論之者哉。孺人之嗣子某、以孝謹稱、能成孺人之志者、因併書之、

夏鍾曰葆眞全節在於富貴之家尤難諷誦數過不特孺人之美見文康夫人之美亦見矣

夏淑人六十壽序

武宗皇帝之世。佞倖藉權。侵撓朝政。天下抗直之士。

排闥叫呼。指切是非。誦言於朝。上終無罪言者之心。卒寬解之。以養直臣之氣。而士多以保全。故其時雖草小簸蕩。而天下之公議常伸。國家之紀綱不壞。此其所以延萬年之曆於無疆也。吾鄉刑部侍郞周公。時以御史言事。爲奸黨所仄目。陷於危害者數矣。天下壯公之節。而幸公之卒有以自全。晚年列於九卿。進二司寇。蓋將大用。而公薨矣。有光未獲登公之堂。最後與其仲子士淹、季子士洵游。常論公之世。而言當時之事如此。又獲拜夏淑人于里第。觀其懿德令範。以知公之行於朝廷。與其所以行於其家者有本

也丙午之歲淑人年六十九月二十三日其誕辰也諸與其子游者相戒以往跪拜進觴有光因慨然思公之遺德而念今之去公之世未幾也居公之位食公之祿未嘗乏人也能不媮合苟容摧折於萬乘之威而盡言天下之事者幾人哉以其身試不測之區卒保其要領而垂庥其妻子者又幾人哉公之間關海道也淑人嘗與其危其登陟臺府也淑人常享其榮矣今又以公之所遺者以教其子孫以樂其餘年豈非上之賜而國家之厚恩也哉有光既以語諸門事者遂書之以爲淑人壽

夏鍾曰立言大有關係非詹詹頌禱之詞三復斯文猶見司寇當年立朝氣象

葛封君六十壽序

古之君子仕則違親處則違君二者常患于不能兼韓退之言歐陽詹舍其父母朝夕之養至於京師將有所得以爲父母榮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雖不離於其側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離于其側其志樂也至王介甫則又以爲祿與位庸夫鄙人之所待以爲榮也賢者道弸於中而碌之以藝無祿與位以爲父母壽而父母之心亦喜無量二公之言各有所重而不免於偏使爲子者有所得以歸榮其父母而無

離憂具道藝之美而有祿與位以爲父母壽豈非夫人之願歟雖然二公者蓋致恨於彼之不能得者則亦姑以此使之自慰焉耳葛君理卿辭其親試京師有司奇其文欲寘之第一遂舉進士上第所謂掇於中而祿於外者矣國家之制進士釋褐觀政諸曹其祿秩比七品可謂有祿與位矣君在京師逾年賜告還家日侍其親可謂有所得而無離憂者矣君之尊人虛濟翁少在隴畝淳朴無外慕於榮勢非數數然者一旦得之亦不以爲有所加獨喜其子之在側而以爲樂也以是知二公之言特有所激而發使遇處

潛翁父子其於爲人父母與爲人子之情必能極[illegible]道之矣君登丙辰進士以明年四月來歸至某月日爲翁誕辰翁於是年六十有三友人趙君元和張君子忠輩若干人皆往歲與君同試南宮者也榮君之還徵余文爲虛潛翁壽余謂如翁者韓退之王介甫之所欲之而不能得者也是可以賀矣

夏鍾曰韓王二公之言各有所重而不免於偏今葛君能兼之淡淡數語包含無限意思

柳州計先生壽序

吾鄉范文穆公稱湘南江山奇勝爲天下第一時公帥廣右已而移鎮之蜀有睠睠不忍去之意而柳子

厚刺柳州乃作囚山賦觀其辭殆不能以一日居者范公大帥名位尊顯其心誠樂于此而子厚特以謫徙久不得召有悒鬱無聊之志宜其爲言如是然其于此邦之山水不薄矣其序近治可遊者殆不下于桂山而所謂靈山拔地林立四野自嶠南達于海上可以想見韓子稱衡湘南爲進士者皆以柳子爲師其承子厚指授爲文悉有法度由是言之柳之山水不待子厚而顯而其人才之出自子厚始也今天下文治休明皇風遐被楚粤之間來任中朝者柳州尤盛又非若子厚之時之比其爲山川愈益增重惜乎

標范二公不及今見之也柳州計君坤亨以乙榜進士來教崑山學者嚮仰之餘間從問其山水之奇勝益信二公之言至今若身履其地而獲觀遊焉君父靖川先生以鄉進士調倅潮陽未及上最即掛冠歸其鄉搆一亭日吟咏其中而孝友清節爲柳人所稱余不知先生之亭於所謂東亭者何如而想其憑空拒江衆山環海霞島霧倏忽萬變者如一日也嘉靖癸亥孟冬適先生降生之辰進士君忽起嶺雲衡鴈之感諸生某某爲之遥致祝壽之詞而求序於余余文乏芬芳馨香之氣萬里致之於子厚所適之地

不無媿云

夏鍾曰柳州人才之盛自子厚始信乎賢者之有益於人國也文運掉極虛似韓文公序滕王閣法

白菴程翁八十壽序

新安程君少而客於吳吳之士大夫皆喜與之遊都太僕先生愛其淳樸題其所居曰白菴白菴君在吳既久吳人益信愛之無貴賤稱白菴云今年八十其子永絺永約孫應春迎君還蓀田將聚族而爲君壽壻吳君某曰吾翁千里而歸不得文以行非所以將順翁之意則黃山靈嶺亦笑我矣於是謁予請所以爲壽之辭古者四民異業至於後世而士與農商常相混

今新安多大族。而其地在山谷之間。無平原曠野。可爲耕田。故雖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賈遊於四方。倚頓之鹽。烏倮之畜。竹木之饒。珠璣犀象瑇瑁果布之珍。下至賣漿販脂之業。天下都會所在。連屋列肆。乘堅策肥。被綺縠。擁趙女。鳴琴跕屣。多新安之人也。程氏由洺水而徙。自晉太守梁忠莊公以來。世不乏人。子孫繁衍。散居海寧黟歙間。無慮數千家。並以詩書爲業。君豈非所謂士而商者歟。然君爲人恂恂。慕義無窮。所至。樂與士大夫交。豈非所謂商而士者歟。君今行矣。於是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

論說生平其所歷天下名山大川大都之會有幾其所見四方賢公卿大夫名人才士有幾遁世長往懷道藴術之士有幾生長休明全盛之日迄今百年風俗世道之升降上自朝廷下至田野耳目之所見聞其變有幾屈指百年之內中間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見之日有幾也其亦有所感也夫少而遊老而休於是得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與相見而飲飫其喜可知也已則夫為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其[illegible]又可知也已

夏鍾曰愈淺近愈覺其妙不可不知

周翁七十壽序

周翁予弟子建之內祖也、歲巳亥翁年七十十月某日爲其生辰、子建傳其舅之意、請予爲序、翁之先自嘉定白鶴村徙居崑山之蔡婆渡、其族之貴者曰僉憲君、別居城中、人猶呼僉憲爲渡船周家云、翁饒于貲中、更官府科徭、能勤苦自力、凡再殖其家、自上世高曾以來、率不踰下壽、翁得年如此而未艾、非意之所望、此其子孫姻戚所以尤慶之深也、予爲序之云爾、因與子建論、以爲壽者人子之所欲得之於其親。

不待形之言而古之人無有以爲文者至於詩人祝頌之語始曰眉壽曰壽考曰萬年曰萬壽云者亦因其德之所取而致其愛慕無已之情無有專以爲壽之文者也宋之季年始以詩詞儷語相投贈及今世更益以所謂序者計其所述不過謂其生于世幾年而至累數百言不止不知此何用者也而壽者之家其又必須此不得不以爲樂也豈眞有求於古之文哉以是爲古文而已矣凡今世之務侈其名而不要於理多此類子建志乎古者于是以及之盍子之序可無作而予言不可廢也

夏鐘曰近代紛紛屏障濫觴已極亟須此文正之

朱夫人鄭氏六十壽序

昔人稱外戚之家以女寵由至微體至尊窮富貴而不以功為道家所忌故其後罕有全者然余觀宋顯肅鄭皇后之事益有感焉后侍永祐陵以才人進既位中宮尤號端謹能抑損外家而靖康之難卒從以北族子居中在宰府初不依后以進雖一時夤緣致位嘗主蔡氏然卒與之為異而燕雲之事尤能極論其害當時若用其說中國之禍猶有可言者方北遷之時后為金帥言家屬不預朝政請留無行故鄭氏

之族不從以北然建炎詔所在尋訪流落江南僅榮國一人耳而華原王之子大資乃居崑山其後器先父子皆知名而當時尚稱為侯王家至於今四百餘年譜系不絕豈不以顯肅之賢未嘗窮極其富貴而蹈古今未有之難故天之不絕其世如此正統間時又舉進士有學行其孫子充仕為瑞安博士生今朱夫人以夫少宗伯之貴榮受冠帔士大夫之登朝與外戚恩澤固難以並論然鄭氏之澤流貽後世而及其女子可稱也嘉靖三十九年七月五日夫人年六十其姻鄉進士陳敬父來請為文以壽葢宗伯謝世

已五年而門戶不改其二子克自砥礪不日有騫鶱之望夫人之賢其與克享此所謂源遠而流長基廣而植固古諸侯之夫人稱姬姜豈不以其族哉前夫人年五十有來請爲文者是時宗伯方受天子駢蕃之錫余爲備著其事夫人臣而受天子之寵宜以爲其家榮誠所當張而大之而諂子之徒以余有譏焉今余復追鄭氏之世使人知夫人內外兩家之盛如此夫以天子之寵與顯肅皇后之世以爲夫人壽多矣

夏鍾曰古諸侯夫人稱姬姜大其族也朱夫人內外之盛如此張之以光彤管君子謂之善頌

太倉州守孫侯母太夫人壽詩序

普安孫侯初爲令右扶風扶風人爲生祠立石頌其德以最爲太倉州守時海上用兵兵屯戍絡繹其境以萬數賦調加廣歲仍饑饉侯措畫有方勞徠不倦民甚德之江以南數千里閒稱吏治之循良獨曰孫侯無與比者侯始至之日奉其母太夫人以俱州人皆知太夫人之生辰其日吏民大會願爲太夫人壽平時侯自奉其身不以絲毫煩民獨於是無所讓取其所爲頌禱古文詞歌詩者悉受而庋置之州人遂以爲侯誠有愛於此也逾年又當太夫人之生辰其

爲古文辭歌詩益盛吾聞侯之在州務爲簡易廉靜於世俗之所侈大者一切不以爲意顧獨以無用之虛詞煩州之人哉侯葢亦自喜其有庇於州之人知州之人無所致其愛而不忍距逆其意且以是爲足以爲太夫人榮也已夫古之君子爲民上有父母之道非以自尊奉厲威嚴日從事於文書法令而已其實如家人之相與饑寒疾苦無所不知而悉爲之處有患則與之同其慼有喜則與之同其慶其民之報之亦如是豳之詩曰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當此之時上下之間可謂驩然

矣今之爲古文辭歌詩者固以見州人忠厚之至而侯之不距逆其意其於州之人尤有情也故嘗以爲國家設官具法令而已而必選其人夫以父母之道治其民此豈法令之所及耶蓋其意亦以此望之而已若孫侯豈非行古之道者哉太學上舍王君某太倉衞人知好文學懼後人之軼其詞乃裒爲卷而俾余敘之時嘉靖四十年六月某日

夏鍾曰從上下一段驩然之情說來不落觴詠惡套文情之妙幾乎淡雲籠月楊柳含烟

朱太夫人六十壽序

宛陵進士朱應秀一松其先君二峰先生嘉靖十三

年歲貢時朝廷行選貢法故先生以壯年預選若夫及廷試而卒遺夫人與稚子九歲至始孩者四人夫人年方二十九不御膏沐矢志自衛有柏舟之操撫抱諸孤長育成就有凱風之劬蓋又三十有一年應秀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夫人於是年六十矣應秀與余旣同第又同冬官試政每相見若有所欲言而不能者久之乃以母氏之壽爲請夫應秀之爲進士也其亦有所自得乎其有所不能自釋者乎凡爲士自初束髮爲其父母卽望其顯榮應秀今已得之足以慰母氏之志夫豈有不自得者乎夫人父母無恙

生有膏澤之潤而行乎夷坦之塗一日而得富貴宜無不自得者獨應秀思先人之蚤世母氏之劬勞詩日風雨淒淒雞鳴喈喈又日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更前之所歷戚戚有動於中此其所以不能釋然也而罔極之德何以報之是以汲汲欲爲夫人之壽又思得爲古文辭者傳述之人見應秀之於此意若自得者不知其求以解其不能釋然之懷者如此自此而往應秀之仕日顯夫人之壽日增而不能釋然之懷當日甚吾未知能有以解應秀者姑謂世俗之望其顯榮者今得之或可以慰夫人而已矣

夏鍾曰余極愛先生壽序以其簡而文也言至於觴乃爲奠文若繁縟其詞則不簡便不文矣

張翁八十壽序

張翁居崑山之大慈寺嘗自安亭入郡數經其地有雙洋蕩多美田翁以力耕致饒足而兄弟友愛不肯析居殖私財時時入城從縉紳先生遊樂飲連日夜而後歸士大夫愛尚其風流其伯子子振事翁尤謹嘉靖三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翁生之月日也於是年八十子振將爲宴會召其親戚故人以爲翁壽而予友盛徵伯任允恭游翁父子間子振因二君請予文序之予嘗論士大夫不講於譜牒而閭閻之子一

日而富貴自相誇尚以爲門閥。吾吳中無百年之家久矣。崑山車溪之張氏、其源甚遠。予家有故牒、譜其世次、而范文正公爲當世名臣宰相家。然自監獄公以下相爲婚姻者凡十有四人。而與宋宗室婚者一人。其科第仕宦不絕於世。亦往往爲神以食於其土。自宋皇慶間始占名數於崑山。至於國朝天順成化之間、幾二十餘世。四百年而不改其舊。故承事郎夏公娶於張、爲夏太常之冢婦。實生吾祖母。予少時猶及聞張氏之盛也。蓋至於今、而車溪之張、日以浸微。而翁始居大慈、豈所謂有嬀之後、將育於姜者類有

歟耶予每至車溪停舟而問之百圍之木數頃之宅里人猶能指其處焉若翁者人亦不復知其車溪之張氏矣予以故家大族德厚源遠能自振於式微之後又以吾祖母之外家尚有存者而喜翁之壽而康也故不辭而序之

夏鍾曰上下數百年興廢之故若指諸掌末又以祖母外家有存爲喜見仁孝心腸

孫君六十壽序

孫君以弘治七年甲寅十月十二日爲誕生之辰嘉靖三十四年乙卯於是年六十矣其子某爲徐氏壻徐其方受學于予爲言其子之意以爲飲酒宴會未

足以爲親懽必求予之文、予謂文者道事實而已。其義可述而言足以爲教。是以君子志之若君之壽、使書之云生于世幾何年可乎、從而頌禱之曰耆老曰耄曰耋曰期頤、可乎、生於世幾何年、是人之所同也、自七十至于百年、是人之所常有也、雖然君子之爲情也。近使其父母生於世幾何年。自七十至於百年。不亦爲人子者之所樂耶。豳風之詩周公爲其君稱先王之業。而道其豳國風土之舊。其言不過耒耜蠶桑治田墐戶食瓜斷壺獻羔祭韭之微。皆今世田野里俗之事。又曰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又曰

日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當十月歲將暮之日不過爲酒以介眉壽殺羔羊以稱其無疆之壽而已古之人其相與樂也以壽爲祝蓋使天下樂生而不厭此太平之美事也孫君自崑山稍徙郡城頗以畜賈致富天下承平歲久賦繁役重吳人以有田業累足屏息君能超然去其故而即其所以爲安寄傲能及時以爲樂所居在闤闠都會之地而其子方儒服而從縉紳士大夫遊較之史所稱鄒魯之士去文學而趨利者異焉是則可書也已其又言君之孝友父殁後嫁其孤姊妹三人諸所爲多厚德以

方論君壽事不盡述云。

夏鍾曰先生壽序諸篇得歐之趣居多此文引詩處又類蘇子由筆意

六母舅後江周翁壽序

有光少不能事先孺人。追外祖之春秋高。又不能養。至今每念外家。不勝凱風寒泉之思。先孺人同祖兄弟十有二人。今皆以零謝。而唯六母舅存。隆慶二年於是年八十矣。當六母舅之生辰。有光方會朝京師、不能從諸兄弟於其日爲壽。其秋自吳興還、閉門不出者數月。今將有邢臺之役。而外家諸弟、來告六母舅之壽。不可無子文也。然河南兄之序美矣。有光何

以復贄昔吾外曾祖世有惇德生丈夫子四人外門最少與諸伯祖並列第千墩浦之上屬時承平家給人足兄弟怡怡然相樂也先皇帝之初諸祖相繼淪謝而外祖最高年然皆苦徭賦蹙耗矣而河南兄以進士起家則周氏之隆盛特加於前然同祖昆季多不振惟獨鍾于本支中憲公以河南之貴受誥封而六母舅保有世業益四祖之家惟伯祖故第巋然獨存至於今壽考者六母舅一人而已而子子孳年亦七十有二尤能孝養吾外曾祖之子四人而外祖最少最壽伯祖之子亦四人而六母舅最少亦最壽豈

亦有數然耶○夫人生百年如旦暮○此亦過者之論○先孺人長母舅一歲也○以今追先孺人之世○歲月遙遙○何其久也○短促者既如此○而長永者又如彼○百年之內○彭殤之數○可同日而論哉○有光亦何能無感也○六母舅居鄉○鄉人有訟不之官府○而之其廬○其化服鄉人有陳實王烈之風○雖河南兄之隆事諸父○而以文稱之非諛者○顧有光何以復贅○然河南兄祝其八十○今八十有一矣○自八而一以至於無窮○則吾文宜續河南之後者也○

夏鍾日但道至親家常話便真切有味若滿紙珠璣終是穿帶他人衣衫不足喜也

侗庵陸翁八十壽序

由吳之葑門東出皆湖蕩又東爲澱湖沉湖之東爲甫里余嘗泛湖中水波浩渺遙望西山如一抹湖上人家隱見烟雨中舟人指點故冢宰陸公之居在焉陸氏之來已久自冢宰公至于今百年間科名相繼葢水澤之隩區東南靈秀所發而鍾於其家至如山澤之癯含渟抱質如璞之玉若侗庵翁者尤難得也翁冢宰家子弟遊成均以舍選爲幕官其於市朝之跡未嘗不涉也而自幼至老不知世間有機事人以侗庵稱之葢當其名云吾觀於翁而知天地太古之

氣性情之理猶未盡散於亂惑之中使世多如翁者則朝廷之事清而有司之務寡矣翁夫婦兄弟皆高年三子鼎立而先是其孫舉於鄉而兩外孫亦同舉以此卜陸氏之後日昌而翁之福履日綏也甲子春十有三日爲翁八十之誕辰其壻張君具豆觴卽翁之所以爲壽因道翁之美而請余爲之序余少時嘗之虞山下老子之宮有檜蓋蕭梁時物也余始識翁於此是時翁年尚少同遊有三四人婆娑古檜之下相與太息以爲此樹自天監至今一千二十有八年來觀遊者不知幾世幾人也今同時遊者皆化去而

翁獨高年壽考信知萬物之得於天其短長之相懸絕念之不能不憮然也不知何日當復從翁爲海虞之遊相與共數此檜至今又不知一千幾百年矣願因張君爲約翁其許我乎

夏鍾曰不辨是韓是柳

望湖曹翁六十壽序

昔歐陽公稱連處士居應山應山之人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敬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爲法曰爲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鄉之有連公有所告依而生非有政令恩威而能使

人如此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也余于曹翁亦云爾翁之先故爲大家翁少孤而其業圮翁克自振立撫教其弟子見舉于鄉不數年間其業逾大疑于素封其稱于閭里又若連公云吾爲令長城外甥王夢元來省前年冬嘗爲余乞翁爲壽之文至是復來請曰此翁生平之志也翁今年六十有三今于六十則已過于七十則方來里人祝翁之壽自六十以至于百歲每一紀則爲大會益六十其始也故請記其始而追書之余爲述翁之德比于連處士而媿無歐陽子之文然歐公特述處士之行于身後處士不知

也乎稱翁之善以祝其壽使爲善者自喜且亦無用求知于後世之人而以與其鄉人子弟飲酒笑樂同聲唱利稱其爲善人而祝其壽不愈于歐陽子之稱蓮處士乎翁家在澱山湖余數泛湖中嘗望見之而不獲一造今長城瀕太湖望翁家可信宿而至也方爲吏事所拘東望能不悵然矣乎

夏運日通篇只將歐陽公稱連處士之德形容到盡總不使一實筆此壽文之變調使人耳目一新

朱母孫太孺人壽序

吾崑山僻在東海之濱爲吳下邑而山區水聚天地之精氣蜿蜒迴薄而會于此故士之登朝著躋膴仕

者。常倍於他州。至於耆艾長年。履期頤之福。閭巷之老。閨門之女子多有之。嘉靖癸丑甲寅之歲。間以七十稱慶者數十家。以仕宦過家爲其親七十壽者。亦不下三數家。世稱七十古所稀。況於富貴壽考兼之。而在於吾邑。如是者相望。豈非一時之盛哉。朱君恭之以進士起家、爲浮梁令之三年、上計京師、天子擢爲尚書冬官郎、將赴南都、浮江東下、來省其母、於是士大夫循鄉俗之禮。如前數十家之爲賀者。又以恭之仕宦而歸。太孺人年又七十也。賀尤不可以後。雖然、予以恭之官南都。於其家不越五百里。畿甸之內。

昔之人所欲乞鄉郡以便養而有不能得者恭之不求而得之此所尤宜賀者夫士以其身爲國而使之忘其私非人情也先王之制未嘗然也旣富方穀必也有好于而家用其人之力而忍絕其私耶古者卿大夫皆仕於封內銜使命于四方則有越境之行然亦不踰時而復而不遑將母先王所以愉之者至矣今海內爲一仕而去其父母妻子宦轍所至窮日月之出入於是乎奪其私以爲國有不能於兩得之者今恭之將行矣所以壽太孺人者非特一時鄉里之榮而已去而之南都風土之樂猶吾邑也膳羞被服

宴飲之奉猶吾邑也南都之士大夫來爲壽者猶吾邑也恭之可謂兩得之也使天下之士仕於內外皆如恭之是所謂各適其性而無復行葦裳裳者華之思矣以孝爲忠孰能禦之哉孰能禦之哉

夏鍾日考亭評歐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余於此文亦云

顧母陸太孺人七十壽序

凡士之讀書應舉以登進士爲榮其登進士服官受采以銜天子命過鄉閭壽其親而姻戚賓友迎延滿堂日爲供具飲酒歡宴爲樂此今之所誇以爲富貴者盡世俗已然顧子行於是得之而尤有異者始子

行之先君事武皇帝爲刑科給事中是時倖寵盈朝天子日從趙李之徒不復御椒寢而前星未耀公疏論其事及今皇帝嗣服首進八疏以贊新治其疏在史館宜有之公之爲給事也先亦由進士爲行人蓋去君之時今幾三十年子行復起進士爲行人過家而鄉里姻戚賓友彷彿見其先人時事有下淚者而太孺人始事給事給事爲諸生以及於貴顯中更艱苦辛勤矣葢又三十年而復見其子如其夫之貴此其所以爲尤異者顧氏世家海上公乃徙崑山之南千墩浦之上而公之族稍稍從以來散居浦之東西

爾公與其從父兄一時並爲黃門氣勢翕赫終不少藉以陵轢其里人是時公在京師太孺人獨以身姑老不能從留養之其後太孺人寡居獨持門戶矣伯子予繩讀書入太學而予行最少兄弟恂恂友愛無彼我之間蓋太孺人之爲教者如此昔歐陽公爲許氏園記以爲許君以制置七十二州之有餘治數畝之地爲園不足以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書唯許氏之孝弟著於三世矣海陵之人過之未嘗不愛其人也則夫前之所云亦夫人遭際之適爾不足以爲異唯太孺人之懿德施於子行之兄弟所謂駢枝

連理同巢共乳之瑞於此見之而富貴壽考康寧之福歸於太孺人者將未艾也太孺人二子一女爲令進士沈君子善之配其外孫堯命從予遊以十月二十七日爲其誕辰來徵予文爲壽予爲序之如此云

夏鍾曰敘述太孺人前後遭際盛而衰衰而復盛許多感慨而歸重於能教其子貞忠厚和平之作

張母王孺人壽序

上海張莊懿公之孫繩武其室曰王孺人能以孝慈儉勤成其家教諸子皆已有立而次子仲謙亦既舉於鄉矣今年孺人六十以其月日爲其設帨之辰其外弟秦君光甫將往爲壽而請序於予蓋孺人于光

甫○爲其舅之子○而莊懿公之子婦爲尚書旅溪朱公之女○實孺人之姑○而光甫之姑子也○孺人姑婦於光甫皆爲女兄○以重親故比他族尤懽○光甫嘗有家難○親舊稍自引去○孺人恩卹之○不異平時○光甫是以不能忘○及仲謙光甫皆試春官○又相愛也○泰氏崑山名族○然光甫乃上海來徙○去孺人之居百里而遙○而時節問遺慶卹未嘗乏絕夫古稱睦於父母之黨以爲孝而教民以三物有孝友睦婣任卹之行其不能者刑以糾之而不婣之刑與不孝同尚書九族之稱爾雅三黨之號○親親之義○同歸於厚焉○天下之勢○常自

近而遠而君子以厚道教天下每由其遠以思其近故族兄弟之別非一本之父道則其始一人而已外兄弟之別非一本之母道則其始亦一人而已先王敎天下以孝而忍自貽其薄乎故君子觀孺人之施于秦氏而可以知其家風松江去吾邑不遠然豈所謂百里而不共俗者歟吾蓋有歎焉今少保徐公之夫人旅溪公之外孫女也光甫之往京師夫人執甥舅之禮甚恭以此知兩尚書故家之遺風如此光甫之往爲壽也宜有萬世景福之祝而予獨著二姓往來之好本孺人之厚德蓋序其所以然者當如此云

夏鍾曰壽文多引詩此從尚書周禮不雜九族三党理會極妙又將張秦兩尚書家風捐厲一番妙

王黎獻母楊氏七十壽序

聞之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古之君子修其孝弟內以事其親外以友於鄉人其心一而已矣吾以其所以愛吾親者推之以友其人而友道行人以其所以友於吾者推之以愛吾親而孝道達蓋至於今之世先王之禮無復有存者矣而末俗之所尚相與爲壽以爲能孝愛其親古無有也雖然壽人之親者豈非所謂愛吾親者推之以友其人而友道行歟壽吾之親者豈非所謂人以其友於我者

推之以愛吾親而孝道達歟古有養老之政退修之以孝養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能入孝出弟民知入孝出弟尊長養老而後教成今世所謂爲壽者若禮然而不容已推是心也豈不能修其孝養歟羅氏之獻鳩司徒之保息行葦之忠厚豈不由此而出歟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古豈異於今歟王黎獻之母七十而爲壽其與之友者之壽之也而問於予曰今世之所行若是也合於禮乎予是以論之如此黎獻菽水以養能得其母之懽心而母亦能成其子之志令與邑中賢豪遊門外多長者車

轍。時時爲具飲食。有陶母截髮之風。蓋與之友者之稱之如此。其壽以戊申十一月朔、孺人之誕辰、進觴於黎獻之家者若而人。壽黎獻之母如壽其母也。其爲黎獻之友者如此。噫、可以觀古之教矣。於是乎書。

夏鍾曰壽人之母如壽其母可以觀教即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之意推之而其義更進也細玩便知

沈母丘氏七十序

吾觀於古者王教修明。內外順治。閨門之事。皆可歌咏而傳道之。有如執懿筐。治絺綌。抱衾裯。星爛而起。春日微行。登岡阜而采卷耳。遵水濆而伐条枚。此婦人女子之常。而事之至微者矣。然而幽閒貞靜之德。

隱然寓于其間而足以章明王者之化是後女子之於史傳罕可紀述必其感慨激發非平常之行乃能垂芳烈著美名於後世不獨三王之治不復見抑亦後之人喜異而忽其常也予友沈伯庸之母丘碩人平生不出一畝之宮辛勤拮据俛首於女紅者今七十年固夫人之所謂平常之行吾不能求夫赫赫者以稱碩人然推其道而充之豈非所謂盛德而王者之化其何以過於此予於碩人之行要未能悉而獨與伯庸交伯庸偉然直諒君子知其有賢母也伯庸抱奇久不遇於世予與方思曾皆伯庸之友又皆不

遇。則嘗以相憐。既而同舉於鄉。則又以相慰。自是三人者有喜事恒相慶也。碩人於九月某日誕辰。思曾告、予相率隨伯庸以拜於其家、予於是爲之敘以道碩人之所以賢。

夏鍾曰考亭云南豐文却近質欒城云吾文但穩耳質與穩俱不易吾以贈先生此文

陳母倪碩人壽序

嘉靖十四年、予讀書邑之馬鞍山、陳君仲德爲之主人、其待予有禮。所謂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陳氏有焉。予嘗媿之。當是時、陳君家饒財兄弟相友愛。公私之事。悉力無所推避。嘗所推於其弟

若千金不惜也推本其故蓋其內之賢有以致之加此明年予應貢入太學遊兩京過齊魯燕趙之郊所至必問其風俗而與其地之人遊然後而知山野敦朴之老如君者爲可思也蓋其文愈盛其實愈衰所行愈遠而所見愈不足雖然退而返其鄉猶是也豈其數十年之間風俗之變耶抑其人之孝友重義皆不如陳氏耶抑陳氏之內之賢者果有以異於人耶先是陳君兄弟亦以謝世獨二母與諸子居而陳君之室倪氏於是年七十其子太學生簡卽從予馬轂山者也來請予文以爲母壽予思陳氏之厚求之於

今而不可得而簡之母與陳君同起家能相夫以成其友愛而致其和樂并其內之賢者耶今數十年來吳民困於橫暴之誅求富家豪戶往往罄然而陳氏之力有不迨於其先人者然其母之賢與簡之恂恂孝謹不隨俗而變者是其所以爲家之肥者也昔尋主陳君雖稱其厚而亦厭其積貯之爲累使遂刊落而俾其子一意於詩書之好而從事於清遠閒淡之中簡之學當日有得矣雖然至今存可也古者養老之禮燕飲之節莫不有孝弟仁義之道於其閒非徒飲酒獻饌而已故曰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吾觀簡也學日至於道而異於世俗之所爲壽其如
者於是乎可以書矣

夏鍾日沉吟此文數遍不獨陳母之賢其子簡之孝可見并先生久而敬之之厚道亦躍躍迫露矣

朱碩人壽序

朱碩人爲尚書旅溪之女張莊懿公之子婦碩人生長富貴公舅並爲六卿兩族光顯矣既而與其子太學君客京師又得令少保徐公爲之子婿而女封至一品夫人碩人既已承藉貴盛及其季年又發祥於其女子而往者其孫仲謙復舉於鄉今年齡八十少保與夫人問遺餽贈歲月有加鄉人是以榮之余友

秦進士光甫之姑旅溪尚書之夫人也碩人于光甫爲女兄先是光甫之先人嘗以詿誤幾毀其家親族往往棄去而碩人恩勤備至故光甫每稱碩人之德其于仁孝藹然也光甫又言碩人在公卿家不能爲閭巷女子治生纖嗇之事獨其平生莊靜推其孝慈以洽於九族豈非所謂盛德者耶由此言之人之居富貴能享之終始不替也非獨天命亦其盛德有以當之也世謂婦人以能治生爲賢然如先王之教亦使足以供婦事而已若如巴寡婦蜀卓氏之徒直貨殖之流何足道哉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

之公侯之事又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旋歸可以想后妃夫人幽閒貞靜之容矣歲之某月日碩人降誕之辰光甫來徵余文以爲壽昔少保嘗家居或以余文相示特謬加獎誘以爲可與進於古人今踰一紀余落然無所遇而公方在日月之際使人有異世知已之歎因光甫論碩人事益知公內德之助昔詩與春秋稱公侯夫人必言姬姜其原本於碩人尤不誣云

夏鍾曰稱頌人之賢必歸其美於公舅厚之至也篇內贊歎褒頌俱得詩人遺意

周氏雙壽序

古者親愛其人必欲其久生欲其久生故致其頌禱之意詩三百篇以壽爲言者多矣古有上壽祝壽有爲壽蓋無非致其親愛之意非必施於高年耆老之人惟古之養老之禮甚備未嘗有於其生辰而爲壽者蓋自今世浸以成俗子孫以是爲隆禮而姻婭黨友以是爲好問去於古則遠矣雖然人之愛其親者無所不至則凡可以致其愛者無不爲也敬其親者無所不至則凡可以致其敬者無不爲也愛敬其親亦愛敬人之親則凡可以愛敬人之親者無不爲也今之爲壽者其進是歟周君良佐循理率彦恭處

士之職、厥配朱姥、慈儉溫良、服姆姻之教、邑里稱之久矣、今年六十而爲壽、其父母之慈也、其子之孝也、其婚姻黨友之恭敬也、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此亦所謂有其舉之莫可廢者、季君之子才、嘗識余於太學、而余友顧文載予爲黨友者、故徃爲壽、而屬余序之云、

夏鍾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人不能親其親、儿可以親人之親者、無不爲焉、立論太雨精、

狄氏壽讌序

嘉靖甲辰、予友狄尚文、試于禮部、旣落第、欲隨祿仕、留京師者踰月、然非其志也、又旦暮念其親、竟拂衣

以歸、時東明君年已六十矣、尚文拜于堂下顧諸弟而喜曰吾不能進取以爲父母榮令進而有得焉當在數千里之外寧能爲一日之懽乎是歲十月前晦一日初度之辰、尚文率其弟稽首上壽鋪筵几備揖讓曰吾賓客不欲多惟知游而已脂膏滫瀡不能具惟觴酒豆肉而已於是會者不過數人酒不過數行賓主忻忻懽笑竟日此可以爲儒雅之會矣昔者孔子之于禮蓋盡心焉蜡祭之小也射藝之末也鄉飲酒一鄉之禮也聖人無所不用其觀也生辰爲壽之儀不出於古亦足以寓養老教學之道而俗以誇

詞競于富貴文至而實不足狄氏之爲壽異於世之爲者其可以觀也於是乎書

夏鍾日淡古

更饒韻致

更饒頭致

夏鍾日淡古

爲者其可以觀也於是乎書

而踰于實其文至而實不足狀凡之爲書畀於世者

歸震川集卷之四

崑山歸有光熙甫著　晉江張汝瑚夏鍾選

書

上徐閣老書

四月十四日進士歸有光謹再拜獻書少師相公閣下。有光幸生明公之鄉、相望不過百里、自少巳知嚮仰、而無由得一接其聲光、庚子之歲、舉於南都、而所試之文、乃得達於左右。顧稱賞之不置、時有獲侍而與聞之者、輙相告以爲幸矣。子之見知於當世之鉅公長者如此。自後數試於禮部、遇明公之親知未嘗

不傳道其語以爲寵有光之試又輒不利退而歸耕於野以爲古之人有生同世而不相知者矣有知之而異世者矣不知者恨其同世知之者恨其異世今獲與明公同世而又知之而明公方在日月之際有光之蹇拙蔽翳無復自振以爲今已矣無以望明公之門矣是同世而有異世之感也往歲海虞瞿內翰見訪以爲子之不遇不足憂即徐公當國子之進有日矣今幸而適明公之當國又幸隨多士之末而自獲舉以來幾有二月不一望明公之輝光此有光之所以食不甘味寢不成寐者也有光嘗讀易觀消長

變更之際雖聖人不能無懼而漢唐宋之君子每履其際其氣不能不動其色不能不形而天下不能無驚以疑蓋以少不順而激爲大變者有之矣今明公處之晏然而風俗世道爲之潛易如寒暑雨暘之至而人不覺此古之大臣之所難也又嘗讀史見漢文帝疎賈誼之少而問馮唐之老光武下馮衍之獄而隆桓榮之經兩漢風俗治體超軼後代實在於此今明公於科舉之際稍示意嚮而海內枯槁之士已于于焉樂觀明公之化矣於此之時稍有蘊抱誰不欲爭自濯磨以自致於明公不肯没没而已也況有光

被知於數十年之前者乎。今茲輒有干於閽人者。獨以數十年之知。而不一見於明公。明公以數十年之知其人。而不見其一來。其一不能無怪也。昔曾舍人鞏上范資政書云。士之顧附於門下者多矣。使鞏不自別於其間。固非鞏之志。亦閣下之所賤也。有光素慕古者。故不量其不能。如鞏而欲學鞏之自別焉。平生頗有所撰述。去家時不及裒彙成編。槀中得雜稿十九首。謹以為贄。明公試覽其文。知其非求於世者也。干冒尊嚴。伏增惶恐。有光再拜。按漢書公孫弘傳弘為丞相開東閤以延賢人顏師古注閤小門也正門避掾史出入特開小門以接士故後世之士上書于尊官稱閤下又

嘗有宰相入閣故事詳見五代史嘗見宋板韓文公上書皆作閣下無閣下也此集崑山本皆作閣下而常熟刻誤作閣下當是但知閨閣之義而不解有開閣入閣之事遂妄改耳

夏鍾日紓餘委折全是剪拂之鳴而未援南豐自別一語以見志先生氣骨於此可想

上瞿侍郎書

有光少年時、試自下、始識閣下、深相慕愛、及先後舉於有司、閣下一日奮飛九天之上、顧猶不忘布素、見其潦倒常所隱惻、往張文隱公爲考官、閣下與同事、榜出而有光落第、見公於邸第、公忽忽不樂、對客曰吾爲國得士三百人不自喜而以失一士爲恨又謂有光曰吾閱天下士多矣如子者可謂入水不濡入

火不爇者也○在館閣中○子之鄉惟瞿太史浚知之○成都趙孟靜知之○公再爲考官○再見之○其言亦如是○又曰吾不能得子○二君者○終必能得子矣○文隱公歿、有光年往歲徂○仕進之心落然○然猶不敢自廢○罷徒以文隱公垂歿惓惓之望○亦恃在朝如閣下相知者有所嚮往耳○間得奉顏色○閣下所以接引而加隱惻者尤甚○前歲始獲第○適閣下賜告還鄉○孤旅之迹煢煢無依○隨調爲吏吳興○夏初入覲還○幸遇閣下於京口○所以道生平慰藉益勤○吳興西古鄣南屬在山水窮僻○龍蛇虎豹之與處○黽勉二載○拊循孤窮○以不負孔

千之訓諸姦豪大猾不便者亟騰謗議當道憐之去
加黜謫然羽翼摧殘形神慘沮方圓所以自解而去
因見閣下加獎拔之語以爲士固伸於知己自此意
氣復生方將刷飾於塵垢之中奮拔於泥塗之內振
迅於阨塞之區躍然如即拜下風侍君子覽盛德之
輝光邇者除書忽下觖然失望顧已長貧賤今備朝
籍爲六品官豈求逾分然竊測當道者意嚮蓋薄示
之謫譴而往時讒搆之說益行矣計此時除書之下
閤下甫到京席未及暖國家之議未有所及進賢退
不肖之志未行也夫君命無所逃然朝廷之命官亦

量其才器之所任士君子處世亦自度其力分之所堪而今以爲治縣之不能而使之佐郡非其任也自知夫治縣之不能而冒以佐郡非所堪也苟而赴之其爲自欺而欺君甚矣天子新卽位天下之士起廢者數十人皆出於膏肓沉没之中赫然光顯有光自顧垂髫荷先朝教養之恩貢于成均薦于京兆無歲不與計偕望天就日之誠白首而不摧挫先皇帝末年始收之顧今同舉進士者大半超拔而有光在諸進士之中復不得比數以是知其命之有所限而才之無用也夫以閤下之知已而有光不獲自伸則無

可望者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士之出處進退遲速有幾自非知幾之君子徘徊疑顧之間其受中傷多矣以閣下之知未及舉而小人讒搆之說亟行知君子之道莫勝也其機械且復藏於冥冥之中未知所究安敢望榮進之塗哉夫志士去國不毀其名荀卿屈原賈生董仲舒之徒去其國而猶全其名如此四子者生於今之世猶難矣所以復敢瀆於閣下者非復有望於榮進亦欲使之得全其後世之名而已夫能愛惜天下之人材不得進而成就之使致其功抑使退而成就之使不失其名此為閣下知

已之大賜也今已具疏請告以爲小官之去就亦當有禮不宜黯默以受讒人之搆陷也又在縣時獲保舉者二應建儲詔得恩封欲求勅命願一言主者使先人蒙恩地下人子之志願畢矣無任懇戀之至不宜有光再拜

夏鍾日使得全其後世之名一句何等悲切

上萬侍郎書

居京師荷蒙垂盼念三十餘年故知殊不以地望逾絕而少變而大臣好賢樂善休休有容之度非今世之所宜有也有光是以亦不自嫌外以成盛德高誼

之名令海內之人見之有光晚得一第受命出宰百里才不逮志動與時忤然一念爲民不敢自墮於冥冥之中拊循勞徠使鰥寡不失其職發於誠然鬼神所知使在建武之世宜有封侯爵賞之望今被挫詘如此良可惘惻流言朋興從而信之者十九小民之情何以能自達於朝廷賴閣下桑梓連壤所聞所見獨深知而信之時人以有光徒讀書無用又老大不能與後來英俊馳騁爭自測擬不待問而自以爲甄別已有定論矣夫監郡之於有司之賢不肖多從意度又取信於所使咨訪之人祇如不睹其人之面望

其影而定其長短妍醜亦無當矣如又加以私情愛憎又如所謂流言者使伯夷申徒狄復生於今亦不免於世之塵垢非餓死抱石不能自明也昨者大計羣吏僅免下考今已見謂不能爲吏又使匍匐於州縣使益困迫而失其所性輾轉狼狽不復能自振於羣毀之中夫以朝廷愛惜人才當使之無失其所如有光垂老不肯自摧挫以求進於天子之科目至三十年而不退卻一旦得之使之從百執事齒於下列不敢望公孫丞相桓少傅僅如馮都尉白首郎署亦足以少荅天下之士彈冠振衣願立於朝之志矣今

之時獨貴少俊耳漢李太尉嘗薦樊英等以爲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以備顧問者悵然爲時惜之有光顧何敢自列於昔賢之所薦而番番良士膂力既愆我尚有之以爲國家用老成長厚之風此亦當今公卿大臣之所宜留意者也有光今已摧殘至此夫士之所負者氣耳於其氣之方盛自以古人之功業不足爲其稍歉則猶欲比肩於今人其又歉則視今人已不可及矣方其久詘於科試得一第爲州縣吏已爲逾分今則顧念養生之計欲得郡文學已復不可望計已無聊當引而去之

譬行舟於水值風水之順快可以一瀉千里至於逆浪排天篙櫓俱失前進不止未有不没溺者也不於此時求佳泊之所當何所之乎茲復有瀆於閤下者自以禽鳥猶愛其羽修身潔行白首爲小人所敗如此人者不徒欲窮其當世之祿位而又欲窮其後世之名故自托於閤下之知得一言明白則萬口不足以敗之假令數百人見譽而閤下未之許不足喜也假令數百人見毀而閤下許之不足恤也故大人君子一言天下後世以爲準有光甘自放廢得從荀卿屈原之後矣今茲遣人北上爲請先人勅命及上解

官疏并道所以輕於冒瀆無任惶悚不宣

夏鍾曰賢者不惜當世之祿位而惜後世之名矣罵由人好官自我未足以語此矣

上王都御史書

有光聞天下之人材其爲君子小人皆有一定之性古之所謂知人者非苟知之而已也始知其如此則其終身不能易也伯樂之於馬卞和之於玉如令馬非絕塵玉非連城二人者必不顧如令二人者顧之而馬與玉豈有變哉馬與玉而有變則天下亦不號爲伯樂卞和矣故以爲人之賢不肖有定而古之知人者決於一見而終其身不易彼有改節易操者必

其始非眞性有矯而爲之者特其號爲知人者之不至焉耳孔子曰舉爾所知蓋謂已知之矣則其舉之不疑也故大臣之相其君其平日常有意於天下之人材一旦而任事權而舉平日之所知蓋優然而有餘是以能佐國家成光明之業其聲名永與天地無窮若夫取之於臨時處極貴之地而欲以遍知天下之人材不能如其取於素之爲裕也有光不材不敢附於當世之賢者念始初閤下爲縣時相知最深蓋不謂其不肖也閤下淸明直亮少所許可而獨於有光而加顧自此閤下爲郡二千石數歷外省及陞中

至治河漕濟州淮揚間有光數往來京師道所歷郡下未嘗不垂顧念閤下非有私於有光以爲爲國家急於當世之人材如此前歲得舉進士閤下方召入爲司徒時與諸進士旅見閤下獨加禮異於尋常今歲入覲閤下府第湊嚴有光一再見然不拒逆而進之閤下不以綦貴輕天下之士而猶惓惓於其素知者如此有光自以諸生文學不辨治縣而事多泥古與世乖忤監郡及臺省大吏無相知者其考宜殿而獨免於過謫則閤下之於有光信乎如古人所謂的然昭晰自斷於內而了於冥冥之中此士之所以俾

於知已者也。然不能不惴惴自懼。恐其有改節易操。而有負於閤下者。有光之爲縣。不敢自附古人。然惟護持小民。而姦豪大猾。多所不便。遂騰謗議。顧今小民之情。不聞於上。故有光之受讒搆無已。夫今銓部之所取信者監郡。監郡之刺舉。未盡出於公與明。漢人有言、陛下以使者爲腹心。使者以從事爲耳目。尚書之平。而決於百石之吏。此亦今世之弊也。且監郡所薦舉。無不極其褒美。語其治行。雖古之龔黃卓魯。不能有加。然古之吏。皆積久而成。今並布衣諸生少年。遠者僅二載。何治之卓卓如此。夫果能如此。則其

至治矣何遷代之後其彫殘猶故也如此則考其舉措亦有類於謾欺者矣况監郡之外復有采取流言飛文一被口語無自全者閤下清德重望彈壓百吏凛然風裁監郡者不敢爲欺謾其刺舉必公與明其讒說亦無自至于臺省然唐虞之世賢聖在朝猶有讒說壬人以周之盛而寺人畏讒則躋登明選公舉世咸仰閤下贊翊聖朝之盛而寧獨無有光前之所論者念三十餘年受知於閤下今仕塗顛隕於鑠金毀骨之日至閤下務委曲而全濟之此所以有伯樂卞和之喻也又念前世宰相未嘗隔天下之士世多

議韓退之上宰相書然退之非重爵祿者顧三代之盛上下之交常通而於吾君吾相有可以情告者如王介甫平生高介天子之所不能屈當其窮而上宰相之書自言其勢之所宜憐者不諱也況有光以閤下之素知若有所隱而不告不又幾於有負於閤下哉自古一士之不遇至微而後之人追論其世乃以一士之故而歸咎於當世之公卿大臣者多矣今日（可見一士之不遇關係非小）之選自於銓部非閤下之所及知第以為縣既已無狀復勉而佐郡益違其性而志氣衰沮如敗軍之將沒世不復欲從閤下乞改一文學博士之官以養老

光頗自初登第時已有此意恥於求乞而有所不甘若至今日乃言之似近於時窮勢迫慕戀祿位而不知止故敢以不肖之軀求解而去官雖微而出處進退宜明是以竊有求於閤下使知有光之仕宦雖顛倒頓頓未嘗有負於閤下平日之知伏惟憐而哀之使得全其身名以去不墮落於讒人之口不勝幸甚

夏鍾曰震川素見知於王公及其遭讒被絀也乃求伸於王公篇首一斡位置王公既高而自處亦有地步中後反覆陳乞總以未嘗有負知己爲主俱見立言之法

上趙閣老書

有光自少應舉連蹇不遇嘗恨生當太平之盛徒抱

無窮之志、而年往歲徂、煢然無所嚮往、時張文隱公知之。時時稱之於人。張公垂歿、以不能薦達爲恨。然有光嘗侍於公。間聞公論當世之士。獨亟稱明公。謂不惟於文章絕出。他時爲國家建弘業者。終有賴焉。有光之鄉人、在明公門下者。亦頗言鄙人姓名。爲明公之所垂記。雖以文隱公之故。然士固有相知者。則有不待付授言語相屬而相契合者矣。會明公忤時宰、屏居西蜀者十餘年、有光始獲舉進士在京師、思明公而不可見、徒念岷峨之高。江水之長。悵然而歎。幸與明公生同時。而顧無由一見。以爲今世則已矣。

徒若讀書而慕古人於百世之下。夫古之人往矣。而以爲能知我者何也。蓋以我之知之而知古人之生於今必能知我也。明公之知之。則且同時矣。而不得一見。猶若異世。然此有光之所歎恨也。既而爲吏越中。明公始復登朝。及入覲。以爲可以得見矣。而明公又以南遷。有光時尙在京師。一日天子忽出手詔還明公於朝。是時海內之士。試都下者四五千人。皆歎天子之明聖。能知人如此。明公能自結于天子之知如此。有光又私自喜道之將行也。文隱公之知人不謬也。有光之羇窮。得所依歸也。當是時官程迫促。又

不能迎拜明公於馬首。昨春自越還。遇瞿文懿公於鄉。言入朝時。與明公嘗以鄙人爲薦。有惑於流言者。從中毀之。瞿公因言今世薦士之難。吾與趙公知子深矣。力足以薦士矣。尚格而不行。語畢黯然不樂者久之。夫瞿公鄉里遊從之舊。耳目日相接。固宜其不能忘。明公在萬里之外。偶知於數十年之前。其不能忘而汲汲如此、求之於古。未有其比也。玆以入賀來、聞京師人皆道明公數相薦引之語。乃益自感傷。以爲百世之下。士之不遇而聞明公之於有光如此。亦當有感慨而悲泣者矣。今以有光數十年之嚮慕。一

旦得見令人不復徒念岷峨之高江水之長矣此生幸甚弟以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自顧其中枵然無可以為世用者而州郡之職又非其所任孔子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有光於今日蓋恐有負於明公之知進退惶悸伏惟明公有以處之又竊謂君子之所以無求於世者有二蓋不知我者不當以求既不知我矣強求之未有能知也知求之而無益故不求也知我者不必以求既知我矣無待於求之苟待於求之則非知也故不必求也夫然則明公已知之矣今所以復有言者以往年為吏差知自

愛○亦自謂能使鰥寡孤獨○不失其所○顧不惟勞劾不得上聞○而持衡之人○用一人之言○格天下之士○使士之有志○不負朝廷爲生民計者○徒以不能詭隨趨附○橫被中傷○乃令黜廢歿世而不見○使後之欲爲循良者以爲戒○何以厚天下風俗○而返漢代長者之風○此尤可痛也○人才之在世○有難言者○以小才而議大謀○必厚訾○以邪人而察莊士○必重誣○如使賈誼董仲舒陸贄之徒○生於今之世○必不能與時文薄伎○爭長矣○汲黯鄭當時之治郡○必以無能見罷矣○惡直醜正○羣飛刺天○屈子之直行而受謗○荀卿之大儒而逃讒○蕭

望之之經師而拘持必不免矣巧捷者自進長厚者自詭寡淺者自升崇茲者自騁此卓犖奇偉之士所以不見於世而天子之所以憂乏才者以此茲者天子特以明公爲相復改任銓部詔旨皆從中出天下想望丰采士莫不鼓舞踴躍自矜奮明公必有以把握天下之大機與二三元老經綸密勿同心一德凡所施爲注措上以仰荅聖天子之知下以慰天下士大夫生民之望若古之巫咸傅說回斡元化昭揭日月光輔中興流聲名於史策時者難得而易失遭時際會亦何容易有光自度已無用於世而區區所見

如此畧爲明公陳之非爲一身之進退也若身之進退則在明公而已矣若使狸搏牛使虎捕鼠固所不可至謂憐其無用姑使之苟一日之祿如先王之世所以處侏儒戚施聾瞽之人者亦非有光之所安也君子伸於知己而詘於不知己是以冒瀆而忘其僭越焉

夏鍾曰此書亦緣張文隱公說入始虞仲翔所云天下有一人知己足以無憾者耶

上方叅政書

月日鄉貢進士歸有光再拜上書行省大人執事恭惟執事以碩德崇望特膺簡命分司圻甸蓋近世太

君子自其平居爲小官之時以至於卿相其身之一
至常必欲識天下之賢人才士不必其職分之所當
而其心未嘗一日而忘也三吳古稱人才之地執事
之來蓋已數月其亦可以知其人矣而未聞焉夫豈
無其人亦或時勢有所不暇於此也有光讀書學聖
人之道有年矣有司不以其不肖貢於禮部屢進而
屢詘然而天子之大臣往往亦知其爲人欲一見之
而卒不敢見也以爲士之所守者在是也而天子之
大臣乃不以爲罪而亟稱之於人則有光之所以自
信者其又可知也今自執事開府以來不肖之跡兩

及門矣、執事亦察其有所爲耶。去歲鄉里惡少、妄引戶籍無端之辭、以相鉤陷、當此之時。有光蓋以罪人見也。執事不以爲罪人。而使之揖讓於庭。以盡其所欲言。以此見古之大臣之度如此也。而有司者不察。以爲上官所受之詞。如此告者必直。被告者必負。方欲擠摭以入其罪。而無所得。則蔽之以逃寘之罪。誠以數十人之所告無所當也。而上官之人。又不可以罪則於其間。苟得一罪以爲可以解而已矣。其於愛惜人才。培養士氣。未嘗念及也。反令無賴小人得氣以去。善人喑啞如此。可爲太息矣。執事於獄詞之上。

亦有所疑焉而不欲變者豈非以事體纖微更爲回
駮非所以委任有司之意此又古之大臣之度如此
也今者復有迫切之情告於執事伏惟少垂察焉孟
子曰同室有鬬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鬬
者雖閉戸可也今非鄉鄰之疎而有同室之戚重以
孤寡煢然氣勢無依熇熇之慘懸命晷刻苟得一言
以聞於明公之前以救其垂絕之命雖被戮辱不敢
以自諉也然此亦今世之人苟可以自諉者也明公
可以知其無所爲矣往者夏忠靖公周文襄公之在
吳也入與天子唯諾於殿庭出與小民從容問難以

求其瘼如家人父子而後天下之人知朝廷之近而天子之親也故曰庶民近天子之光又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若二公可謂大臣矣今之有司乃小民望之所謂如天如神明者也由此言之所謂大臣者非明公而誰天下無道亂獄滋豐貨賄多有孔子作春秋明十王法莒牟夔邾庶其黑肱區區竊土地爲穿窬之事皆具文而直書之誠以風俗世教之所係雖微而不可忽也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明主罔與成厥功有光今所陳亦所以求盡匹夫匹婦之情於明公之前而已矣明公毋罪其瀆焉、

夏鍾曰書中所及二端若涉私嫌乃其道理正大心事光明固居然一篇大文字也

上高閣老書

有光竊惟天下之事變不可測。而其勢之所趨。必有端而可見。古之所謂大臣者。必能默察其微而制之於無迹。故天下嘗固而不傾。微不能制。制之於既形。事已然而後持之。猶可以力振而不至於亂。夫惟有天下之材與氣足以運量一世而不肯隨時委靡者。爲能然。夫不制之於微者。非其不能也。方其時而任未及我也。迨其既形而及之。不能制之於其微而制之於其形。則視其微者爲力尤難。而後見君子之材

與氣○夫如是故天下之勢○方且將渙而復濟○其權方且四出而有以收之○天下宴然饗其治安○非古之大臣○何以能此○自古天下無二百年無事者○先皇帝厭代○新天子承統繼緒○四海之內○忻然望治○此世道升降之機也○若○求○其○微○而○制○之○則○當○在○先○皇○帝○之○世○矣○今○不○敢○論○其○微○而○論○其○形○夫天下神器不可失也○天子之大臣○能爲天子持其權○不使至於旁落○朝廷清明○宮府一體○而後天下之事○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惟吾之所爲○以求承平之理○若其權稍落而不收○則天下之事○無一可爲者矣○天子新即位○進用二三

大臣而明公爲首天下莫不翹跂以望明公今日之所弛張錯注而今天下之勢已形矣天子端冕深宮而以萬幾責成臣下聖度曠然有天道爲而不宰之盛德然其權恐有窺竊於其旁者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又曰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此所望於明公朝夕陳戒於吾君者明公一日釋位而去天下愀然失望以爲天下之勢莫能爲天子持之也且今天下之治體可知矣世之說者以爲三代各有所尚而我國家之政尚嚴葢未有考其實者太祖承勝國之後其嚴有時而用自永樂以後大抵朝廷之政日

趨於寬○歷五聖至於孝宗○仁恩淪浹○號爲本朝極盛○武宗之時○宦倖盈朝○盜賊陸梁○強藩竊發○天下號稱多故○而元氣未索○則以國家百餘年至我孝皇培養之深也○先皇帝威福自操○廷臣時有誅戮○而天下之治○未嘗不在於寬○今天子仁恕慈愛○天下莫不聞○而朝廷之政○反若急促而無聊○近衰世之風○此不可不憂也○夫祖宗之法○未有可以輕變者○宋至熙寧之世○承積弊之後○當宜改絃更張之日○神祖以英睿間世之資○銳然有爲○始用王荆公爲新法○而天下之士○羣起而爭之○君臣力行不顧○沿至紹聖以後之紛紛○而

國勢遂不可為。今日朝廷遵守成憲，未嘗下一令、更一事，而使者所至日求變法，遂至朝令夕改，國異家殊。凡祖宗均田賦役之政著在令甲者，悉非其舊矣。宋之君臣相與力排天下之議以求變法，以天子宰相之勢，終不能以力勝天下，而劫持以必行。今一使者輒能改祖宗之法，行之一省，天下傳相慕效，國家典憲蕩然，生民惶惶，未有所定。且廷臣建言者爭出一事，為新奇可喜之論，鑽求刻覈，無所不至。公卿懼逆其意，每輒下所司行之，大氐皆希合當世，以為迫促之政，民何以堪之。嘉靖累數十年不赦，改元一赦

此天地解而雷雨作贖世之恩也有司拘牽文義罪人不得赦者什五免租之文虛被而遣使旁午誅求吏甚於前謂之理財而財愈乏謂之治兵而兵愈耗謂之馭吏而詆訑使捷姦謏嵬瑣者爭先而爲謾欺有廉察之虛名而售排陷之險計有薦舉之浮詞而致結納之私情有幹辦之小能而行速化之譎巧今天下之勢既未有所持而政之紛紛如此一切歸於刻盭而財匱兵弱吏弊而口口竊伺盜賊縱橫率束手而無策徒以支吾目前爲不終月之計故有光謂今天下之勢不能制之於微而制之於形必有天下

之材氣負天下之重望如明公而後能當之今明公
優游湖亭以坐觀天下之變是豈天子所以首擢明
公與天下之所以望之之切乎昔者嘗奉明公之教
謂讀易麗澤有得於消長進退之理竊謂明公以此
衍然一身可也若六十四卦天道之運迴環無窮而
乾復姤坤一否一泰一損一益世道之升降在明公
不可辭也有光仕進屯蹇九試於禮部竊爲明公所
甄錄而黽勉爲吏以古人自期不敢負明公之教行
之二載湖山■鬼之鄉頗知信嚮而動與時忤排擯
乘之明公嘗語及往時與化守之被讒至廷論以發

小人之姦狀今讒口方張孤危之迹無大人君子以爲之依自分無所復用於世已投劾而歸欲以餘年發明先聖之遺書又面受明公論春秋之大旨學當從事此書稍加論述俟有所成重趼造門以求是正惟明公不拒而進之方遣人赴都求請勅命併上乞骸骨疏特迂道候起居輕瀆威重無任隕越惶恐

夏鍾曰眉山父子論事每自比於賈誼陸贄先生此書庶幾近之使得居高公之地爲所欲爲當是一救時宰相惡在其以避賢樂聖老也

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論今年水災事宜書

有先生長東南祖父皆以讀書力田爲業然未嘗窺

興水利之學。聞永樂初、夏忠靖公治水於吳。朝廷賜以水利書。夏公之書出於中祕。求之不可得見。獨於故家野老。搜訪得書數種。因盡閱之。間採其議尤高者。彙爲一集。嘗見漢世國家有一事。必令公卿大臣與博士議郎雜議。始元中諸儒相論難鹽鐵。及宣帝時、橫寬推衍之。至數萬言。而盛稱中山劉子九江祝生之徒。欲以究成治亂。定一家之法。有光所取水利論。僅止一二。然以爲世所傳書。皆無逾於此者。郟大夫考古治田之跡。蓋浚畎澮距川、瀦防溝遂列澮之制。數千百年。其遺法猶可尋見如此。昔吳中嘗苦水、

獨近年少雨多旱故人不復知其爲害而隄防一切廢壞不修今年雨水吳中之田淹沒幾盡不限城郭鄉村之民皆有爲魚之患若如郟氏所謂塘浦闊深而堤岸高厚水猶有大於此者亦何足慮哉當元豐變法擾亂天下而郟氏父子荊舒所用之人世因以廢其書至其規畫之精自謂范文正公所不能逮非虛言也單君鍔本毘陵人故多論荊溪運河古跡地勢蓄泄之法其一溝一港皆躬自相視非苟然者獨不明禹貢三江未識松江之體勢欲截西水入揚子江上流工緒支離未得要領揚州藪澤曰具區其川

三江益澤患其不潴而川患其不流也今不專力於松江而欲涸其源是猶惡腹之脹不求其通利徒閉其口而奪之食豈理也哉近世華亭金生綱領之論定爲卓越然尋東江古道於嫡庶之辨終猶未明誠以一江泄太湖之水力全則勢壯故水駛而常流力分則勢弱故水緩而易淤此禹時之江所以能使震澤底定而後世之江所以屢開而屢塞也松江源本洪大故別出而爲婁江東江今江既細微則東江之跡滅沒不見無足怪者故當復松江之形勢而不必求東江之古道也周生勝國時以書干行省及都水

營田使司皆不能行其後僞吳得其書開浚諸水境內豐熟迄張氏之世略見功效至論松江不必開其乖謬之甚有不足辨者尋周生之論要亦可謂之詭時達變得其下策者矣有光迂末之議獨謂大開松江復禹之跡以爲少異於前說然方今時勢財力誠未可以及於此伏惟執事秉節海上非特保鄣疆圉且以生養吾東南之赤子生民依怙之者切矣邇者颶汎稍息開疏瓦浦五十餘年湮沒之河一旦通流連月水勢泛濫凡瓦浦之南相近二十餘里水皆向北而流百姓皆臨流嘆誦明公之功德蓋下流多壅

亦欲尋道而出其勢如此不得其道則瀰漫橫暴而不制以此見松江不可不開也松江開則自嘉定上海三百里內之水皆東南向而流矣頃二十年以來松江日就枯涸惟獨崑山之東常熟之北江海高仰之田歲苦旱災腹內之民宴然不知遂謂江之通塞無關利害今則既見之矣吳中久乏雨水今雨水初至若以運數言之恐二三年不止則仍歲不退之水何以處之當此之時朝廷亦不得不開江也天下之事因循則無一事可爲奮然爲之亦未必難明公於瓦捕實親試之矣且以倭寇未作之前當時建議水

利○動以工費無所於出爲解○然今十數年○遣將募兵○築城列戍○屯百萬之師於海上○事窮勢迫○有不得不然者○若使倭寇不作○當時有肯捐此數百萬○以興水利者乎○若使三吳之民○盡爲魚鱉○三吳之田○盡化爲湖○則事窮勢迫○朝廷亦不得不開江矣○弘治四年五年、大水、至六年、百姓饑疫死者、不可勝數、正德四年亦如此、今年之水○不減於正德四年○尚未及秋○民已嗷嗷矣○救荒之策○決不可緩○欲望蚤爲措置米穀○設法賑濟○或用前人之法○名募饑民○浚導松江○姑且略循近世之跡○開去兩岸茭蘆○自崑山慢水江迤東至

嘉定上海。使江水復由跄口入海。放今年渟瀦之流。備來年游至之水。亦救時之策也。有光蹇拙、非有計慮、足以稗當世、獨荷執事知愛、盡其區區之見、或有可備末議者、伏惟裁擇之、幸甚、

夏鍾曰東南水利關係甚大先生講求成書又與當道勤勤言之當世鄉大夫留心民瘼如此

遺王都御史書 代

某屏居山野、不敢復自適於當世士大夫、雖承明公顧念、不遺衰棄、而亦不能少伸候謝之情、負罪何可言、茲輒不自量、以鄉里細民之情、冒有陳瀆、惟明公採擇焉、往歲漕卒與嘉定之民鬭。時巡院適在彼境。

見其不直○頗加懲艾○遂至負恨○以單詞赴臺陳訴○其糧米不無糠粃之雜○而亦不盡然也○明公以軍國重計○不容有所縱貸○然猶顧恤民隱○不加深究○吳人莫不忻懽鼓舞○歎頌明公之德矣○邇者檄下、欲以嘉定縣糧赴郡治交兌○民情頗有不便○譬之驕兒之於慈母○有不得其所欲○不能不號呼而隨之○此其之所以不自量而代爲之言也○嘉定負海去郡治二百里○所往來以潮汐爲候○又經歷太倉崑山而後至○此法一行○民間又增轉搬折耗之苦○將來之弊○有不可勝言者○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爲都○輸將徭使遠者不

出五百里而至諸侯地方百里中之爲都輸將徭使遠者不出五十里而至考之禹貢古之輸石里二百里益所必計也今江南爲國家奉地歲漕自所在水次達於京師三四千里費無不出於民雖假之漕卒其實民輸之三四千里也今又加之二百里又比古之天子諸侯之輸矣夫漕卒舊法領兌於嘉定彼以泛舟之便無分毫之損也而嘉定支兌於蘇州復有僱船之役增數倍之費矣國初罷海運爲轉運其始直隸蘇松常浙江杭嘉湖之糧送至淮安鎮江廬鳳淮揚之糧送至徐州徐州山東兗州之糧送至濟寧

而以裏河船遞送至京師。此所謂轉運也。當時民以爲不堪。故改定于淮安瓜州水次。增加船脚耗米。對船貼兌。與軍領運。此所謂兌運也。民猶以爲不堪。故又改定於本府州縣附近水次交兌。而增加漕卒過江脚耗。自此民不復送至瓜淮。而漕卒自至所在州縣支運。此所謂長運也。國家立國歷一百餘年因革損益。務求以便民。蓋至於長運。而其法始定。疑未可以輕改也。此法一動。恐後之議者。以蘇州不可。復議瓜淮。瓜淮不可復議徐州濟寧。未知今日之民。可以堪此否也。夫以米石加兌五六斗。是以石五六斗而

運一石也。況過江脚價日增月益。不知其幾。而役乃以長運代民之兌運。民之所以得宴然於境內。而使軍自至者。非能役之也。實增加耗之米僱之也。軍之所以不得不至者。寔厚受其僱而爲之役也。明公考求其故。必不肯容易改易於其間者矣。若夫糧米插和。及爭訟小節。明公稍加振飭。所在孰敢不奉令。況戶部每年奏差主事監兌。奉有專勑。監兌能舉其職。則明公可以無問矣。亦不至啓長運爲兌運之漸也。國家殫天下之力以養兵。一旦有事。兵者至於無所用。而獨驅民以戰。而天下之民竭蹶以奉天下之兵。

不知其已也○是固有可痛者矣○漕卒虓暴○賴所在有司○與之牴牾○僅可少支○今明公意有所偏重○即異日之故○縱無所不至○有司承風莫敢誰何○民猶以羊而禦狼也○瀕海州縣自經倭寇剽掠之餘○十室九空○而加編海防賦調○日廣○至辛酉之水○吳中千里○皆為巨浸○為百年所未有之災○當時撫院不曾奏○蠲至今易銀征賠未已○鄉民離農畝日在官府聽候比較○晝夜捶楚○流血成溝○質鬻妻兒○投命貴室○廬舍折毀○蒿萊遍野○益有所不忍見者○明公甘棠之愛○在於吾民○今日領天下財賦○百姓嗷嗷○尚望於常格之外○加以曠

蕩之恩而嘉定之民。如以驕子得罪於慈母。可以少戒而不可以深懲之也。況兌運一事所繫非淺。是以少效狂瞽之言。伏惟矜恕。幸甚。

夏鍾日濟卒之橫。世爲民患。今北運方亟。是在當事者調劑相安耳

荅唐虔伯書

有光啓虔伯足下。向日張氏女子事。因一時人心憤憤。竊恃知愛。輒移書相曉。欲望少伸匹婦之寃。僕愚且賤。平生未嘗敢與有司之政也。茲復承教以所不及。顧愚何敢復言。但吾兄致疑於其間者。竊恐惑於先入之言。而未察於衆人之論。大率安亭數百戶自

七八十歲老翁下至三尺童子○言烈婦之冤○有詳有略○其謂守義而死一也○言諸兇之惡有詳有略○其謂朋淫殺人一也○至於當時下手惡少主名、自在明察之官○反覆參訊○可得其情實○兇以十二歲女奴爲佐證○據以成獄○豈有寃者○夫四五兇人挾淫姑以爲主○共殺一女子○如屠犬豕○往來蹤跡○口語籍籍○豈爲難察之獄○天道昭然○暗室屋漏○誰謂無人知之哉○所慮獄詞參錯○終得逃死○亦恐非酌然之見○僕以爲一吏胥之事耳○今天下斷獄○有不得其情者矣○未有不得于詞者矣○情苟得矣○何患於詞之不定○諸兇因奸強

逼而殺雖其始謀姦而非謀殺其後實謀殺而不立謀姦何謂非同謀律有造意同謀之文何謂非律天下之事當一觀以曠然度外之見若夫拘攣顧慮牽於流俗之說情可賞矣而曰法不應賞情可罰矣而曰法不應罰往往支離膠擾節目日多刑賞乖錯徒為文具人心世道日趨於下真可歎也或又疑烈婦之死以羣兒之威力不能保其不汙夫烈婦苟失節矣必不至於死死誠死矣一死自足以明之今號為丈夫者婾阿脂韋小小利害遂以瀾倒區區婦女抗志於羣汙之中卒以死殉然復云云真所謂好議論

不樂成人之美如此。天地正氣。淪沒幾盡。僅僅見於婦女之間。吾輩宜培植之。使之昌大。不宜沮抑之。使之銷鑠。此等關係世道不淺。若使爲善者以幽微而不錄。爲惡者以便文自營脫禍。則天下之亂何所極哉。前書倉卒、頗有抵牾、今續上記事一首、稍爲詳覈、此皆出於衆人之論。僕初無喜怒於其間。顧以爲天下之公理如此耳。所望吾兄共成此鄉邦之美事。然亦顧其力之所及者爲之而已。草草不次

夏鍾曰立論關係世道不獨爲一女子訟寃也

答俞質甫書

人至得初一日所惠書、感激壯厲、三復淚然。雪涕嗟
乎。質甫則既知之矣。豈待于千百世之後耶。僕自謂
處下賤之地、如喑啞聾瞶、了無所知、與乃分之宜、非
偶發憤一言、不幸遂有喜事之名、然實在于耳目之
近、臨時感觸、出于意之所誠然而不能已者。僕又必
欲得足下發其幽光、施之論述、非特求繪藻之工、爲
文章纚纚然觀美矜炫于世而已。顧其志意有足淒
悲者。栢舟綠衣之篇、彼其人所處、以今日視之、當爲
人道之常。而作者爲之憂傷怨憤、反復嘆息、綦淒悼
其不幸、而美其志意之不倫。聖人遂因而存之、以爲

千百世之法兄今日之變萬萬于此故欲與足下顯其行事使千百世之後略知今世之人亦有出于栢舟綠衣女子之上者雖攸斁彝倫反道敗德怐愗煩寃而天下之公理猶在人心不至泯滅澌盡而天地之所以不至覆墜者有此耳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夫彼巳甘就屠剔剖割以遂其志此豈有顧于後世之榮名者要之僕與足下之心如此而巳如足下卒爲撝讓僕何望焉

夏鍾目兩引詩發論說得節義品地甚高筆情幽折較勝前書

與宣仲濟書

有光頓首仲濟足下自足下之寓吾崑山也僕始得一見以爲溫然君子既而聞宣烈婦之事益慨歎以爲此即向所見宣生之姊也及觀足下所撰述數百言凜然如見其人又喜烈婦之有弟可托以不朽也僕向許作傳因循未及論次茲當遠役須俟少暇爲之夫烈婦之所自立者難矣此理在天地間昭昭耿耿千萬年不滅傳與不傳此是吾輩事耳如烈婦則何暇於此向與浩卿語及旌表令人憤懣使者徒知籍天子命作威福寧復知紀綱風化爲何物此亦非一日矣然龍逢比干當時亦何嘗旌表哉人去草草

明當奉晤不一

夏鍾日感憤之極咄咄逼人

與潘子實書

有先頓首子實足下。頃到山中。登舊峰。得足下讀書處。徘徊惆悵。不能自歸。湊山荒寂。無與晤言。意之所至。獨往獨來。思古之人而不得見。往往悲歌感慨。至於淚下。科舉之學。驅一世於利祿之中。而成一番人材世道。其敝已極。士方沒首濡溺於其間。無復知有人生當爲之事。榮辱得喪。纏綿縈繫。不可脫解。以至老死而不悟。足下獨卓然不惑。痛流俗之沉迷。勤勤

竊慕歆追古賢人志士之所爲考論聖人之遺經於千百載之下以僕之無似至壓誨語累數百言慮發之餘豈敢終自廢棄又竊謂經學至宋而大明今宋儒之書具在而何明經者之少也夫經非一世之書亦非一人之見所能定而學者固守沉溺而不化甚者又好高自大聽其言汪洋恣肆而寔無所折衷此今世之通患也故欲明經者不求聖人之心而區區於言語之間好聞而尚異則聖人之志愈不可得而見矣足下之高明必有以警憒憒者無惜教我幸甚

夏鍾曰痛發科舉明經之敝可當沉痼中一七

與傅體元書

得書承相念、每讀李習之文見其欲薦天下之士急於若已之疾痛使習之得志。真古之所謂大臣宰相之器也。而或有譏之者隘矣。省足下書、意慘然又自傷也。自歷任以來。覺此官最清高。前在京師。見居要路者。乃日騎馬上。伺候大官之門。高人達士。以此較彼。殆若勝之。此晨門封人之徒。所以見慕于孔氏也。特中間又有不容久處者耳。兒子落魄、然身世之事、吾亦不能自慮、安能慮、此所謂若夫成功則天也。有詩寄來、曾見之否、宋廣平墓在沙河。有顏魯公碑。前

今方思道于沙土中出之。此碑歐趙亦未見也。碑文頗有與史異同者。乞寫舊唐書宋璟列傳便附還。人欲相稽考也。文字頗以爲戒。絕少作。有一二篇寄兒子。欲觀從彼取之。不悉。

夏鍾日廣平墓碑出顏公手顧與本傳異同豈顏公亦譽墓乎抑唐史失實也誰謂書可盡信哉

與吳三泉

有光頓首三泉先生侍者。夫人之所畏者。必曰勿使某人知。又曰毋爲某所短。如執事者。從容出一言以相讓。于僕。已無所容。今書傳之。不快。又衆辱之。藥之。苦也。更有毒耶。雖然。僕誠有以知執事愛僕之深也。

顧僕亦非剛愎文過者○前書所云○中頗寃抑○聊自明耳○僕於自責○實不敢少恕○居常悒悒○媿見○鏡中○影○真人言○亦○無○味○自念十一二時○已慨然有志古人○比于今○猶碌碌不自克○凡人不爲君子○則爲小人○古豪傑之士○日夜點檢○然病根卒不能去○顧余何人者○見人呼爲小人則怒○自揣得爲君子否也○孟子曰○人能克無穿窬之心○又曰充無受爾汝之實○若此者○所謂義也○然充無穿窬之心○必施于有穿窬之心之地○充無受爾汝之實○必施于受爾汝之時○乃今得其幾矣○執事謂僕得某人之半○執事雖以謂僕即其人可也○雖

以謂僕盜蹠尤可也朝歌勝母古人所惡但曾參居之將益淡邑養墨翟入而聞樂更悲耳故曰益周凶事固有之也昔人謂種樹者爪膚搖本而去復顧適有以害之僕謂樹無知不能自長使其能自長即謂知方承主人佳意當一日共把也豈可謂害之今而後僕知所勉矣別後多事延緩至今乃始得作書以謝知長者不當復念人過也

前夜得侍左右語及僕家事多方顧慮言人所難言僕何人斯乃辱執事知愛如此而來書又復推奬太過以爲與僕談論比之飲醇此非僕有所感動葢別

久復聚人情當爾僕以庸才不能自恣放如古豪傑幸而耳目未甚昏塞自少讀前人書往往若有概于中者私心以為是猶飢之必當食寒之必當衣非曰虛名美譽足以艷慕人而已也顧末俗意見自為一種閒出一語稍或高聲共訾笑之以為狂掩耳走去至不欲聞用是默默無所言以為雖言亦無益頃歲補學官弟子員衣冠之士二百餘人當嘗會聚堂下笑語喧譁而僕踽踽無所與讀壁上碑刻仰面數屋椽耳雖稍與往來謂之相厚者至今亦不知僕為何如人乃辱執事知愛期以古人以是不覺盡言于執

事在他人謂之嘿在執事謂之辯執事所謂可人意者乃所以爲拂人意者也執事恐南北仕宦未免乖違亦不必爲此無窮之慮常憶去年此日酌酒池上於時梅花將發天氣融融如春仲季日初沒西南雲色郁然與溪水照映兼有王生餘樂明旦辱以詩召有花枝那負隔年期之句今豈可得耶乃知離合自有數即今目前而已然矣呂成公初婚一月不出乃有左氏博議人言有無叵測然使僕效亦無不可但偶未能耳來索前書未敢如命嚮之以志吾過□□贈言一首繕寫如右僕讀易渙有感于否泰姤復之

際蓋天下之壞其始必自一人始而其治也亦自一人始此僕于執事之行潔爲之惓惓也自憐鄙拙不習爲古文聊發其所見不能檃括爲精妙語徒蔓衍其詞又不知忌諱俗語所謂依本直說者幾欲自毀而已不能已也僕年已長大一無所成慚負古人居常嘿嘿不自得執事行且立朝功業當遂赫然僕若不至狂病異日得遂所圖于是從容閒暇與田夫野老歌咏先生長者之德紀述太平之盛事以振耀千百萬年視彼班生爲竇氏執筆愧之千載矣區區今日非所論也

夏鍾曰公與吳公當是文章性命之交故二書相勉相規皆與摯篤意無一毫撫拾門面語

荅顧伯剛書

有光頓首伯剛足下比承厚意非言所能謝更辱教誨以順應之說捧讀數過淡用歎服論語之書孔子與其門人論學者最詳其荅諸子之問仁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曰其言也訒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皆自其用處言之未嘗塊然獨守此心也易大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人心本與天地爲一三代以後直爲不能易簡不能與天地相似日用動作至於所以

爲天下國家往往增私長智用計用數無非吾性之賛疣故其治也非三代之治而其亂也其極至於三代之所未嘗有來教推順應之說而以禪授放伐言之可謂發明無遺蘊矣但以忠恕於一貫有精粗之異竊恐猶有所未安所謂吾道一以貫之孔子之所以爲一者葢特有所指而未發其實指忠恕而爲言也曾子因門人未達始復明言之若言夫子之道只是忠恕一件以貫之耳無他道也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恕所以終身行之卽忠恕所以一以貫之也豈可區別爲聖人之一貫而謂之精

學者之忠恕而謂之粗哉忠恕本無聖賢之別而在學者工夫分界自有生熟之殊賢人所以近於聖人聖人之所以與天爲一卽此忠恕而已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此子貢能服膺夫子之教而行之故夫子深喜之而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先儒乃以爲非子貢所及忠恕之事苟子貢不能及而何望於後之學者道之在天下易簡而已聖人則從容自中乎此學者則孳孳修復乎此均之盡乎心而已所謂充廣得去天地變化草木蕃其實一忠恕也故一以貫之而後可以終身行之豈可斷截

忠恕二字○顧獨以為學者之事耶○承下問懇懇、併以鄙見請質焉、有光白、

夏鍾曰論忠恕一貫補先儒所未及可以羽翼經傳

上宋明府書

竊惟明府蒞任以來、布以公平之政○杜請謁之私○此明府行古人之道也○有光豈敢以今世之人自處○然所以數數有瀆于左右者○聞之新宮災○子產三日哭○防墓不修○孔子泫然流涕○今先世之塋、為姦民竊穴○樹木已盡斬刈○垣表已盡平夷○神道壅絕○祭享無塗窀穸之旁○穿方殆遍○壙埌之表○灰埃蓬勃○幽靈憤

曾不及馬醫夏畦之鬼有莫大之責負不孝之名不可一日自立于世此所以食不甘味臥不安寢者也向者幸垂明聽勤令掃除德意甚厚奈盤據之徒多是衙門老役合併數家設爲厚餌誘買族人以爲地主雖有明限安堵如故此等之人蔑人子孫據其墳墓恬然如此所以明府有施及泉壤之恩而至今壅而承施也律于發塚之條如知情買賣器物磚石讜貍平園之類纖悉必具先王豈以歿者之故而病生者哉蓋愛吾之親故愛人之親也敬吾之親故敬人之親也不如是則孝子仁人之情有所鬱而不遂舍

忿積恨復仇相殺之事必多于天下矣昔柳子厚在嶺外獨謂先墓無主晝夜哀號懼毀傷松栢芻牧不禁以威大戾近世楊文貞公居京師遺宗人子弟書惟以墓木爲念鄉先達司馬虞公每歸省未及到家先造塚上有光不肖爲世所棄幸守墳廬而城闉之內步武之間坏土不保非特樵牧之害狐兎之傷而已又念宗門零落而諸父兄尚守殘經服儒衣冠三世之丘隴坐視毀傷曾不泚然俛仰天地亦何顏乎惟明府哀念焉

夏鍾曰引經據律出於仁孝至情非申韓家刻薄寡恩之言也

PL
2698
K84
1682
v.1-2